

## 寒冬记忆

□李敏

真正的冬天到了。前几日还是春意盎然，一些错识季节的花儿因此竞相绽放。如今冷空气气势汹汹来袭，不知那些娇嫩的花儿如何经受这从天而降的摧残。

网络上又陷入了“南方该不该供暖”的争论中，年复一年，这个命题每年降温时都会被拿出来讨论一番，进而发酵成南方和北方两大阵营的口水战。看网友们争得热火朝天，我想说，同样是北方，同样是零度以下的低温，却没有暖气，那种冷是什么感觉，你们体验过吗？

我体验过。

童年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记忆，不是零食和游戏，而是冷。

我出生在中原，那里是华北平原的一部分，冬季最低气温大概零下八九度。虽然不至于像东北一样零下几十度，但是没有暖气没有炕，几十年前更没有现在普及的空调，一到冬天，室内室外几乎一个温度。童年时的我，最怕过冬天，那种沁入骨髓的冷，真的让人无处可逃。

可能我的体质天生就比较怕冷，即使灌了热水袋，睡到天亮，脚依然是冰凉的。我裹着两层棉被，把自己最大程度缩成小小的一团，企图不让身上仅有的那点热气流失出去，然而被子那么厚那么沉，却像个大冰箱，我越缩小就越冷。当然，被子之外更冷。有段时间我跟奶奶一起睡，每当我的脚不小心触碰到她，那尖锐的冰意总会令她惊醒。

我的小学距离家大约一公里，不算太远。到了冬天，每天五六点钟起床，室外黑漆漆一片，一出门，寒冷立刻包围了我，连黑暗都不明显了。我独自穿过长长的铺满冰雪的街道，一边走一边哈气。在快接近学校的时候，有一段路两边没有了民居，是空旷的田野。没有了遮挡，刺骨的风更加肆无忌惮地从四面八方袭来。我会裹紧衣服，一路小跑穿过这一段路，只为可以少受一点寒冷的侵袭。

其实教室里也好不到哪儿去。风顽强地从门窗钻进来，坐下一会儿，两条腿加上脚就全冻麻了，我只能拼命跺脚。好在教室里人多，大家心照不宣地同时跺脚，一时间地震一般，连地都跟着颤动起来。老师进来了，大家都装作若无其事，然后前后左右互相看看，哈哈大笑，寒意似乎也驱散了不少。

小时候到了冬天，我的脚就会裂口子，不知是冻的还是干的。不光脚，手也会生冻疮。手背先是如发面馒头一般肿起来，通红发亮，按着感觉硬硬的。没多久就变软了，然后开始起水泡、溃烂，红色的冻疮加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冻斑，整个手背看上去五彩斑斓。对于冻疮，我倒没觉得疼，只是手暖和时伤口处的那股奇痒，真是莫可名状。

我不喜欢雪，也是源于童年的经历。一到下雪天，冷得人都不想出门，出去一会儿冻得连意识都是麻木的，哪有心思欣赏雪景？都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吃不饱肚子的人很难有艺术追求，同样，当一个人冷得直哆嗦，再美的景色也是枉然。下一场雪只需一两天，而化雪需要十几天，化雪的时候因为吸收热量，更冷。加上道路泥泞，早晨冻上了，太阳一出来冰雪化开，到处是雪水泥水，走路去上学宛若西天取经，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，那可是平原，还不是崎岖的山路呢！

我已记不清童年的冬天和小伙伴们堆雪人打雪仗的热闹场景，只要一想起那个时候的冬天，便是扑面而来的寒意，仿佛那种彻骨寒冷的记忆已经深刻进我的生命里，又仿佛正是为了完整保存我唯一的童年，这世上才有了冬天。

## 年的味道 ■

## 过年衣裳

□俞赞江

立冬过后，日子像湍急的溪流，哗啦啦一路猛跑，没多久，耳畔便有过年的脚步声隐约传来。

年年这个节点，母亲必定会把做过年衣裳提到家里的议事日程上。那时穿新衣是过年最隆重、最丰厚的内容，穿上新衣，旧年的诸多晦气立马驱散，新年的团团圆圆气招之即来；穿上新衣，仿佛顺利地申领到过年的入场券，踌躇满志跨进过年门槛，喜气洋洋融入缤纷的过年世界。

戴阿姨是供销社棉布店的营业员，又是母亲的知心好友。借近水楼台之便，每当年末，戴阿姨总会把价格实惠、质量可靠、色泽好看的布料，第一时间推荐给母亲。然后，母亲翻箱倒柜凑齐全年积攒下来的布票，不失时机去棉布店扯来全家老少的布料，虽然花去了母亲一大笔钱，但母亲绝不会肉痛，这是全年早已拿捏好的计划。

男孩子的衣服基本是卡其布料，母亲每年为挑选兄弟仨衣服的色泽煞费苦心，比如今年是藏青色，明年就来淡灰色，后年再来个深蓝色。冬天里，我们换洗的外衣通常就只有两套，有了明年的新衣，就可淘汰去年的破衣，而今年的旧衣须等后年有了新衣再淘汰。我家男孩子多，每天滚爬摸打，加上卡其布质地脆弱，不到一年，新衣便打满补丁眼。布料预备好后，母亲眼里冬天的大事才刚刚起步，找称心的裁缝上门来做，就显得至关重要。

冬天是裁缝们的繁忙季节，去裁缝家预约的人络绎不绝，约定时间后，每户就得挨个排队，耐心等候。吃百家饭、做百家衣的裁缝们，这会儿忙得连打嗝都没得空。那年冬天，我家迟迟等不来裁缝，母亲心急如焚，觉得如果不主动出击，坐等人家上门，怕是过完年都没戏。于是四处打探，八方寻觅，终于物

色到一位40几岁的女裁缝，此人性格温顺，技术细腻，手脚麻利，民间口碑甚好，母亲如获至宝。

裁缝来我家那天，兄弟们七手八脚帮她抬来缝纫机，又卸下家里

的门板，两头搁在叠起来的长凳上，充当裁剪工作台。裁缝在门板上熟练地铺上一层白垫布，像展览似的陆续摆上布料、熨斗、剪刀、竹尺、量身尺、画粉、五颜六色的线团等。屋里空间狭小，只能在宽敞的屋檐下做道场了。裁缝先给全家老少逐个量身，记下尺寸，然后开始细心剪裁，这是整个工序的核心环节，最能体现裁缝的制衣技术和成衣风格，这些活儿大约要花去她两天时间。

母亲把本月的几个休息天都集中到一块，一边帮着裁缝做助手，一边烧菜做饭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裁缝在我家的日子，彻底改变了我家固有的格局：母亲可怕的责骂声收敛了，桌上的菜肴丰盛了，屋里窗明几净。那几天，母亲面带笑容，说话柔声和气，不光如此，死要面子的母亲，还把家里大大小小的糗事都暂时掩盖起来，坚决不向外泄露。总而言之，我家安静有序，仿佛改天换地，脱胎换骨，唯有簇新的布料散发出浓郁的芳香，令我们兄弟姊妹们无比陶醉。事先我们就获知，裁缝要在我家度过四天，要吃八顿饭、四顿午后点心，而且与这位陌生而尊贵的裁缝阿姨同桌吃饭，我们感到新鲜有趣。

伴随着熟练急促的缝纫机踩踏声，一套套已完成的漂亮新衣新裤陆续在边上晾挂起来。我们的眼睛射出贼亮的光芒，大家都在拼命描绘正月里穿新衣的动人场景。眼前的裁缝虽话语不多，却像神奇的魔术师，舞动着一双巧夺天工的纤手，把一大堆乱糟糟的布料，眨眼变成了一套套迷人的新衣裤。

四天转瞬即逝，裁缝大功告成。每人都对各自新衣逐一试穿，似乎都无可挑剔，彼此满心欢喜。裁缝把所有的物件收起，装进自己的布袋里，又把所有的碎布片清理干净。拾掇完毕，便笑吟吟地瞧着母亲。母亲心领神会，恭恭敬敬掏出12元工钱，双手递给裁缝。裁缝接过，习惯性地说些感谢的话语。

这个时候，落寞和忧伤突然袭击了我们脆弱的心灵，我们多么渴望裁缝能再滞留几天，因为这样精致温暖的时光行将消失，家里又将恢复如旧，幼小的心灵早已无法容纳沉闷乏味的日子。

裁缝走后没几天，气温急剧下降，天空窸窣窣扬起了雪花，大地一片混沌迷茫。冬天的大事完成了，母亲如释重负，逐渐舒眉展颜。

除夕晚上，在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，母亲捧出一套套崭新的衣裤，端端正正放在各人的床头边，又给每人分发了五毛压岁钱。

现在我们就静等新年的钟声响起。

总第 6251 期

配图 章丽珍

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

